

The Adventures of Dayu & Friends

大字

神秘惊奇系列

# 电影院血案

电影散场时，  
大字发现那人一动不动，  
再无声息。  
他——死了！

张韧◎著



NO. 8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大字神秘惊奇系列(八)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**《大字神秘惊奇系列》**是经国家商标局正式注册的专有商标，全面享受国家商标法的保护。任何未经允许冒用、摹用及摹仿本商标的行为，都将受到法律的追究。

## **《大字神秘惊奇系列》(八)**

张 韧 著

---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)

责任编辑:娜仁 插图:于绍文

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275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套 定价:28.00(每册 5.60 元)

---

ISBN 7 - 5312 - 1172 - 6/I · 264



## 作者简介

张韧,又名索飞。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,后留学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UNT 大学,攻读 MBA 工商会计硕士学位。毕业后旅居加拿大,未从事其所学专业,主业写作。

自幼喜爱文学,大学毕业后即发表了其处女作——中篇小说《太阳风》,留学后至九四年回国出版了《逃出美国》,继之有《无色人生》两部较有影响力的成人小说,其它作品还有小说《大宗师》、《落梅》、《欲望的年代》及电影剧本《混在北京》。

九六年始发表了其第一套青少年推理、探险小说——《大宇神秘惊奇系列》丛书,目前已陆续出版七大系列,深受各地青少年朋友欢迎。



## 第一章

# 讨厌的人



“哎，大字吗？你干嘛哪？”

“啊……刘畅啊。我……我在听你电话呀。”

“废话，我是问你刚才干嘛哪。”

“刚才……我在看书啊。”

“嗨，大周末的，还用什么功呀？”

“英语不好，想补一补。”

“得了得了，你的英语都快赶上李阳了——整个一个疯狂英语，还用得着什么补？哎，听我说，今晚有一个新电影，是莎伦斯通演的，叫《最后冲击》，酷毙了！想不





想看去？”

“啊，这个……”

“得了，不去不成啊，跟你说，票我都买好了，就等你报销呢！”

“几点啊？”

“晚上六点半，红雨电影院门口，不见不散！”

六点四十八，大字和刘畅已经在电影院的第三十五排坐好了。刘畅坐 15 号，大字是 17 号。他们喝着可乐，吃着大盒爆米花，看着刚刚上演的片头，有空中特写，有强烈的音乐，又有女影星的开车急驶的蒙太奇镜头。他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



这时候，刘畅觉得有些不舒服。不是因为电影，而是因为她身边坐着的那个人。

刚入场时，那人就在 13 号上坐着，起劲地喝着一个水瓶里的什么饮料，带出一股怪怪的、类似于酒精的味道。

他穿着背心，散出一股汗味。光光的大脚丫子上，套着一双塑料拖鞋。

“啊，大姐呀，看电影啊？”他喷着满嘴的异气，跟刘

畅热烈地攀谈。

刘畅不理他，把脸扭向大字。

“哪学校的呀，大姐？看样子，好像是舞蹈学院的吧？”那男人仍不识相，谈兴更足。

“不是。”刘畅瞪了他一眼。

“那，让我猜，啊，你可千万别说，别说，让我猜一猜。啊……啊？啊！猜出来了，准是北方技院的！”

“你妈才是妓院的呢！”刘畅勃然大怒。

“啊，你怎么生气了呢？人家是说，小姐你长得一脸聪明相，准是北方技术学院的高材生哩！”

“呕，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？”刘畅有些歉然，同时，又有些不服气：“跟你说，有些校名是不能省略着说的，明白不？”

“明白，明白，太明白了！你比如我这名儿吧，你就不能省略着说。”那人兴奋得大叫，因为刘畅终于扭过头跟他说话了。

“你叫什么啊？”刘畅终于忍不住好奇。

“李德文。”

“这名儿……挺好啊。”







“可你要是把中间那字省了呢？”

“就叫……李文啊。”

“缺了什么？”

“缺德呀！”

“这不就结了！”此人鼓掌大乐，逗得周围的人也乐了。

“你也真缺德，还有点儿少智慧。”刘畅心里说，扭过身子，决心再不理他。



“还有的名儿不能反着念，比如说吧，小姐你叫什么名儿？”那人又问，兴致更高。

“朱问。”刘畅头也不回地答，恨恨地骂他。

“啊，朱瘟，好名儿，好名儿。不过翻过来说，就是瘟猪了！哈哈！”那人拍着椅子笑得快翻白了。“我小舅子那才逗呢，他姓啥，你猜？猜不着吧，姓他妈的练，叫练跃步。我就管他叫‘不要脸’，有意思吧？哈哈……”

刘畅始终不再回头，不答一言。那人自顾自地说着，直到电影开演。

“真倒霉，怎么碰上这么一个讨厌的人？”她心里嘀咕。

还好，电影一开演，那人就安静下来。渐渐地，有一个声音隐隐传来。一开始，刘畅还以为是电影里的打雷声。可是，银幕上明明是晴空万里呀，哪儿来的雷声。

我的上帝，是身边那人在打呼噜！

他不但呼噜如雷，还把脑袋朝这边一个劲地斜歪，不多时，半个身子也歪了过来。

“真不要脸！”刘畅快要出言斥骂了。

“过来，你坐我这儿吧。”大字跟她换了个座。

说也奇怪。大字坐过去之后，那人的呼噜立马就停住了。他的身子也稍稍坐正。刘畅在那边心中暗骂此公缺德。大字始终不动声色。这就是大字。无论在公车上受挤，还是在邮局排队被别人夹塞儿，他从来就装作不知道，一脸的平静。不与生活中的这种事与人冲突，是他的许多基本为人准则之一。刘畅每看到他如此行事，心中总是暗暗敬服，同时，也哀叹：“我怎么就做不到呢？”

电影演到最精采处，女主角已经爬上了直升飞机，这时，大字感到，有什么东西趴到了他的肩膀上。

是那个男人。他的脑袋，现在不是歪过来，而是沉沉地靠到了大字的肩头。显然，他睡得很死，虽然没有再打





呼噜。

大字初时没动，仍在看电影。

刘畅看不过去了，用力一拱大字，要他把那人的脑袋抬开，最好一掌打走。

大字看看她，又看看那人的脑袋，只是笑笑，没有动弹。

那人的脑袋，压得更沉，几乎要把大字整个的身子挤倒了。



“这人太坏了，简直是欺负人嘛。”刘畅说，有意大声，要给那人听。

那人还在自顾舒服地睡着，把大字完全当成了出门在外随手取来的枕头，而且，这是一个有体温的最舒服的枕头。

“他困了，怪不容易的，别管他了。”大字悄悄对刘畅道。

“就你能做好人。”刘畅埋怨着，忍不住把身子靠过去，撑住大字，省得他那样歪着累坏了。

就这样，一直坐到电影结束，放映厅里灯光大亮。刘畅伸了一个懒腰，站了起来。一扭头，发现大字还在坐

着,有些奇怪。

“咦,你怎么不想走了?”她问。

大字却没有回答她。

那个叫“李德文”的人,还歪在大字的肩头上,沉沉地睡着。

此时,大字斜眼看着自己肩上的人头,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动了动肩膀,那人还是不醒。他用心听听,觉得,并没有听到要听的动静。

“快起来呀。”刘畅用力一拉,把大字拉了起来。

大字一起身,那人的身子就歪到了大字的座位上,又软软地滑倒在地。

“我的天啊,他……他这是怎么啦?”刘畅惊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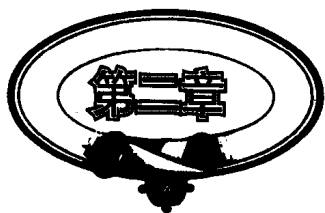
大字没言语。他蹲下去,拉那人的胳膊,把他拉了起来。

待他把那人的脸扳过来,对着灯光一照时,刘畅和周围的观众都同时叫了起来。

只见那人脸色青灰,眼睛圆瞪,鼻子和嘴角都流出了黑黑的血,已经半干了。

“他死了。”大字说。





## 酒中有谜



**法**医鉴定;那人是死于心肌梗塞。

大字从刑警队那里知道了这一情况,便也再没往心里去。他还照常上学,照常郊游,跟刘畅、李伦、赵勇和胡明光一起来商量着,要在暑假到来之时,共同结伴去黄山一游。

这天放学之后,他回到家,见桌上留一张字条。是妈妈写的:“大字,李队长让你给他打个电话。”下面是电话号码。是刑警队的电话。

“李队长吗?你好。我是大字。”

“啊，大字！好小子，也不来玩了？忙什么哪？”

“上学呗，还能忙什么？”

“哎，你有空没有？要是有空，来一趟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。”

“这个……好吧！”



半小时以后，大字坐到了刑警队长办公室，隔着那张旧桌子，面对着队长那张疲倦的、少有血色的脸，心想：“他又干了一个通宵，这个队长。”心中自然泛起一股敬意。

“找我……什么事？”大字问。

队长没有回答。他专心地看着大字，好像在给他相面，又像是要通过他的眼睛猜出他的心情。看得大字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“那天在电影院，那人是挨着你坐着的，是吗？”队长忽然问。

大字点点头。

“对他的死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队长又问。

“想法？”大字不解。





“当时，你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情况吗？比如说，他是否发出什么怪声，或者，身体有什么奇怪的抖动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有没有跟别人接触？”

“啊，好像没有。”

“在他那边，坐着什么人？”

“那边……好像没有坐人。那座位是空的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队长沉思起来，喝了一口浓茶。



“为什么……要问这个？”大字道。“不是已经有法医鉴定了吗？那人不是死于心脏病吗？”

“问题就在这儿啊。”队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他是死于心脏病。可是，法医解剖发现，他……根本就没有心脏病。”

“没有心脏病？”大字叫了起来。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这个李德文，现在身份已查清，是国棉三厂的工人。下岗工人。我们还查了他的病历，他从来就没有心脏病的历史。”

“那么，这就是说……”

“他是中毒而死。”

“中毒？”

“一种可导致心肌突然痉挛的毒药。”

“啊，想起来了！他当时在喝一种东西，闻上去就像是酒，又有一股苦苦的、微酸的味。”大字叫道。“会不会是那种饮料里有毒？”

“我们查了，当时就把那酒壶拿到化验处去查验。那壶里，不过是一种劣质白酒，是一种酒精勾兑的饮料。虽然质量恶劣，却绝对没有毒。”

“没有毒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屋子里静下来。队长在喝茶，抽烟。透过烟雾，他盯着大字，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进行思考。大字同样盯着队长，眉头紧皱。

“其他方面，是不是也查了？”大字小声问。

队长点点头。

“我们查了他的身体外皮，没有毒针扎的孔洞。查了他的血液，没有毒素。还查了他的神经系统，同样没有任何可以引起心肌炎的病变。总而言之，他不可能得心脏







病而死。然而，他却死了——死于心脏病。”

“奇怪。”大字说。

“太怪了。”

“那么，我……我能帮什么忙吗？”大字看着队长的眼睛。

“不用了。”队长挥了一下手，像是要逮住一只苍蝇，在地上攮死才好。“叫你来，就是想再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因为，你是第一见证人。看来，你知道的也不多。那么，就这样吧。以后如果有什么事，自然会找你。”



大字出了刑警队，骑着自行车回家。一边骑，一边想着这个案子。

那个李德文就在他身边死去，是中毒而死，却查不出中了什么毒，如何中的毒。这，是多么奇怪的情况啊。

如果是意外，那么，怎么会查不出来？

如果不是意外，要么是自杀，要么，就是有人在害他。如果是自杀，他不会精心设计出一种方法，让别人查不出来死因。只有他杀，才会有种种奇异方法，令办案之人陷入迷惑之中。